

雪娜白傳

新書出版

中國文化事業公司

重慶白象街二十一號

英·斯坦林雪娜著
沈鵬譯



中國文化事業公司發行

重慶白象街二十一號

593
48728

雪娜自傳

譯序

雪娜不是一個要人，亦不是一個名人；她是一個很平凡的人，而且是一個苦命的人；她做過縫紉的摺信員，也做過提桿器的推銷員，但到最後她墮入了青樓之中，這也就成了她的主要職業。

她曾經幾次掙扎，跳出了火坑，做一點所謂正當的職業，但幾次的失業，由失業引起的經濟壓迫，又從新把她壓了回去，最後她嫁了人，以為從此可以不作鴉片婦，所以她克勤克儉，頗儉了幾個月的好主婦，可是丈夫的沒有信用和心理變化，又把她趕進了那非人的世界。

這本書在文學方面應該屬於所謂「報告文學」的一類，但這却是一個最大胆的報告，作者把前人所不敢說的話，全說出來了。

娼妓雖然也是一種謀生職業，但這是一種賤業，為古今中外社會所不齒的一種職業，裏邊有着社會上最黑暗的一面，當這一行的人，恐怕亦是社會上最痛苦的人，文學本是暴露社會上黑暗面的

最好工具，可是古今來有多少詩詞歌，小說戲劇，能夠把這社會最黑暗的一面，真正揭開？雖然曹禺自稱在寫日出之前，特地到八大胡同親身地經歷過一番，但爲他人立言，總覺得有些隔靴抓癢之感，一個人所受的痛苦，只有自己才能真正體驗，可是古今中外，又有幾個妓女能替自己作傳？

所以儘管有多少仁人君子爲她們呼籲，儘管有多少人權運動者婦女運動者爲她們奔走，然而她們的痛苦依舊未始解除，儘管社會上人人把這事情看作一個問題，儘管政府亦想要盡力來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問題依然是問題，幾乎沒有地方沒有它的存在，南京有夫子廟的歌樓，秦淮河的畫舫，北平有八大胡同，上海有四馬路，杭州有拱宸橋，蘇州有閶門，就是三家村裏都不曾少了它。

寧娜寫這一本傳記不是爲了炫耀自己，如同大多數自傳的作者一般。她的職業是爲一般人所不齒的職業，她的生活是非人的悲慘的生活，她本來就已是被人輕視的一個人，她寫了這本書，只有引起更多輕視她的人，然而她還是寫了，她不是爲了自己而寫，她是替社會寫的！她告訴社會，最黑暗面的真正情形是怎麼樣的。她說得很明白，爲什麼幾次跳了上來而又幾次跌了下去。這是社會的病，病就在這裏，假如誰要開方子，請先把這脈理摸清楚了。

有人說，女人的生活，在結婚以前像一首詩，結婚以後像一篇散文，這也許是一般的看法，但

對于雪娜，她的生活却是一個戲劇，而且是一個悲劇。我以前讀過一本鄧肯自傳（有中譯本）。裏面有許多情節和本書相像，一樣的是一個苦命人的自傳，一樣的富于戲劇性的插曲，但兩者有着一點最大的不同，因為鄧肯的跳舞後來成了藝術上的超人成就，而雪娜則一事無成，她這本書的可貴，就在于赤裸裸地提供了一個嚴肅的社會問題，就在於書內鋪敘的許多事實，而不在于她本人。許多名人的傳記，也許都想供後人的摹倣，即使是鄧肯，也有可取之處，只有這本自傳，是個例外，雪娜是學不得的，不但學不得，而且還要把她當作一個問題，加以研究，以求解決。

本書從頭到尾，說的都是事實，不過書內每一位人物的真姓名，以及凡是足以發現他們真姓名的住址和職業，則都改了別的名稱，甚至雪娜亦只是本書作者的一個筆名，因為本書裏面沒有一個好人，恐怕真寫了出來，會引起許多無謂的糾紛，對于作者尤其不利，因為她還在那裏做這一行。

本書于七月廿七日開始繙譯，因為本位職務的忙碌和朋友們的不斷需要短稿，所以到九月三日午夜才能脫稿，其中關於倫敦下流社會所習用的許多土話，多謝馬彬和先生替我解決，馮先生是入了中國籍的英國人，沒有他，也許這本書要化兩倍乃至三倍的時間才翻得出來。

附帶說一句，譯者六年來雖然會了六七百萬字的作品，成本的譯作亦有四部，但全都是

屬社會科學方面的，譯文雖非由，這是第一次，當然不免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希望譯者的前輩先生能夠不吝指教。此書原本書名非「雪鄉」，而是「雪鄉」，故譯作「雪鄉」。

附註：本書內有「雪鄉」二字，原意為妓女用之保護者，因無適當譯名，故譯作「雪鄉」。

本書于三月廿五日開始編輯，因原本並無編目，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華人，雪鄉原意下出來，會因原書之誤，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雪鄉原意下出來，會因原書之誤，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雪鄉原意下出來，會因原書之誤，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雪鄉原意下出來，會因原書之誤，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雪鄉原意下出來，會因原書之誤，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雪鄉原意下出來，會因原書之誤，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雪鄉原意下出來，會因原書之誤，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雪鄉原意下出來，會因原書之誤，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雪鄉原意下出來，會因原書之誤，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雪鄉原意下出來，會因原書之誤，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雪鄉原意下出來，會因原書之誤，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雪鄉原意下出來，會因原書之誤，故將原書內容，不遺漏地譯出，而以俄文或三日

雪娜自傳

第一章

因為我出生在一個世家，而現在看起來也還像一個大家淑女，所以當那些男人在街上把我帶走的時候，第一個要問我的問題，就是「你怎麼會來幹這一行的？」我之成爲一個賣身者，有許多理由，但最後是因為我再三思考之後，選定了這個職業。

常常有人把那個問題問我，我也聽慣了，但當我看到某個新朋友的嘴裏又說出這個問題時，我的內心依舊會即刻充滿了怒意。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下面還有沒說出來的話：「你，在這裏看起來像個人，說話也像個人，可是只在晚上出現，並且認爲當然地做着只有一隻野獸或一架機器才做着的事情。」我不懂是卑鄙，我簡直卑鄙得出乎生命之外了。

可是，我當然沒有出乎生命之外。我既不是一隻野獸，也不是一架機器，我有思想，有感情，有情緒，和每一個別的人一樣，我假定我的工作就是富然的——我的賣身。

工作。如果一個人不如此，

不能忍受的。——

和每一個別的人一樣，

省和意識的時刻，有時我感到世界的輕視壓得我透不出氣，

有時候我在大英帝國的主教與主母的勉強憐惜之前顫抖。他們的上帝，雕塑在黃色的肥皂裏，他們在我一隻手內放一本聖經，在另一隻手內放一柄漂洗板刷，就算是救了我了，有時候我反叛我那含糊的存在——既不是合法的，又不是非法的，有時候我覺得我是一個完全空虛的人，對於男人，我只是一個肉體；對於警察，我是一個晉級的機會；對於其餘的人，僅只是一個問題而已。

然而我却並不乞求同情，我知道——就選擇是可能而論——我睜大眼睛選着做我現在做着的事情，我也知道我從未享受過像現在這樣的自尊心。我已經迷出了感情的策劃，我不能再給入類放進去了。如果你要我的肉體，你必須付錢。不管這形容詞聽起來如何突兀，在我看來，歸于這一點也是很「純潔的」。

我亦毫沒有把自己傳奇化的意思，我不會講到「世界上最古的職業。」我所做着的，是像其他

工作一樣的工作，是一條活命的道路。比較多數婦女的工作來，它既不更安全，亦不少安全。那些問我怎麼會站在街頭的男人，偶然亦會問我第二個問題，他發問時形色慌張，因為他們幻想我不敢

聽它。這問題是：「你對於未來有什麼希望？」他也許不會以同樣的心情，將這同一的問題去問一個每週賺三鎊的打字員或每週賺兩鎊的女店員。和她們一樣，我亦時時有一種希望支持我經過了最壞的時刻——希望有翻身的一天，我在街上結婚了一次，就似乎沒有理由為什麼我不該再來一次。如果需要四十歲以上的妓女者很少，那末需要四十歲以上的打字員者亦不見得很多，何況我離開四十歲，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想我的故事是一個非常的故事。我出生在一個所謂上等的家庭裏，有時候很危險地，我的行為常與那些做正當工作拿正當錢的正當人物相混，我說話的音節也很正當，如果你在戲院裏坐在我的身畔，我想你不會拿我當作一個街頭蹣跚者，但因我不是我的稱呼之典型，所以我並不稱誤自己不會沾染過去每一個妓女所具有的性格與環境。可能成為妓女的人，在她的家庭生活上總有一點不安。她有一種強烈的懶惰特性，不能說「否」，亦不能抵抗他人的寄生，這似乎是一個殘酷的矛盾，那些行將使她成爲一個妓女的特性，亦就是如果她要成爲一個成功的妓女便必須不具備的特性，因爲能成功的妓女，一定是嚴厲，作爲，她的習慣很有秩序，而堅決地不願忍受任何一種寄生的，所以我不是成功者。

但我也不會失敗，在乾燥的天氣裏，不用多大努力，我每星期可以賺到十鎊以上，我有很多嫖客定期打電話給我，省了我每星期要付上去的疲倦。如果我是屬於所謂成功的一類妓女，那我不應該滿足，我取得的錢愈多，我所缺乏的錢亦愈多，我應該吃過中飯就出去，一直到午夜回來，一天之內接客三次，四次或五次，可是為什麼我要這樣呢？我討厭街道，我的寓所是很悅人的地方，我有獨本書，一套不惡的照片，還有一架鋼琴和成卷的樂譜，我喜歡去參加大的音樂會或遊戲院，我尋不出理由，為什麼我應該爲了我的口腹而犧牲我的生活。

男人們有時問我快樂不快樂，我却懷疑有多少人真是快樂的，我知道我抗議男性粗魯的權利，並不比女店員悲憤顧客借買東西爲名而麻煩她的權利爲多，這是我所選定的工作之一部分，但我並不以爲這是一種偏頗的抗議，以致我的職業似乎使我和所有無興趣的友誼都斷絕了，我並不認爲一個醫生走出了他的手術室，還會對他的熟人作義務醫藥顧問，我相信當他放下了他的聽診器時，他就褪卸了他的職業而成爲一個普通的人，但在一般男人的眼中，妓女是永遠脫不了她的職業的，他堅定地認爲她沒有下班的時候，他追她，不問是在適當的時候或不適當的時候，正如他的女人帶着輕視而追她一般，所以現在，我的朋友可以用一隻手的指頭數得出來。

於是我後悔我的誕生和在那個年紀站到街頭去。關於妓女，我相信有一句諺語說是妓女保衛着中等階級姊妹的貞操，三十年以前，這的確一度是真的，那時候是賣身的黃金時代，馬路天使的嫖客，乃是很正常的男人，他還必須勸他們朋友的姊妹，說他的意思是很高尚的，現在，因為高尚的意思到處都打了個折扣，所以帶走我的人，便都是些被拒絕者，神經病患者，被拋棄者，他們因為一般的混亂，始終不能替自己找到一個真正的女人，他們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亦當然不能如他們來時那樣離去，他們自己不能有真正的情緒，他們迫切的需要，在別人身上發洩，所以他們必須依他們自己的白日夢，在我這沒有辦法的身體上作深陷不拔的戰爭，到了假日，他們常常良心發現，便成了清教徒，他們的笨拙問題，是一種欲與他們道德相一致的全圖，他們亦認為他們可以一面嫖妓而一面又能顧到道德，有些時候，我覺得現在的妓女，必須是半個心理分析家。

這不是一個美麗的故事，裏面有許多事情，當然是複雜的，對於我則它們的穢惡已減了一半，因為我已被拉到光天化日之下而面對這些了。只有一個人怕記憶的事情，才是可怕的，就是最醜惡的事情，如果一再擺在你面前，一切瑣碎而當在記憶中的背景，都凝聚在它們的回憶裏，那末它們亦有失去它們醜惡的一條路了，它們成了觀察的目標，不再是感情的目標。而每一件事情也都是

值得被觀察的。

我想一個人的生命故事，在出世以前，就早已開始了，尤其我的故事，若沒有我母親的故事，也許就要大不同了，我必須要不怕譏笑而說出事實來，卽她乃是一個牧師的女兒，這位牧師到不是一個不學無術的鄉村牧師，他很會喝酒，讀書很多，如果講述非正教的教義，則口齒亦很流利，他一家子都是天才；我的外祖父至少會是一個著名倫敦教堂的聘任講道師，其後他的姪兒又以對於藝術的貢獻而獲得爵位。

我的母親是一個命定要供人剝削的女人，我回顧她那漫長的一生，經常負担着大羣污穢的貓，骯髒的狗，斷翼的鳥和差不多可憐的人，她決不能抵抗一聲寂寞的貓叫或男人的歇斯克里哭聲，她如看見在她門外有任何可憐的生物，她的自然反應便是請他進去，這也許不是一種沒有吸引力的性格，但人類的嬰兒，在憂愁中常比動物少機實些，動物在其無言的懇求之後，並不隱藏着一對斜眼，它們並不釘住你，把你弄得山窮水盡，然後再將你拉到它們自己的水平線以下。

在我回憶她的時候。首先我就想到她是一個小小的瘦瘦的女人，有黑的頭髮，藍的眼睛，橢圓臉蛋，顴角很低，還有一張小小的嘴，她聽人說，當她年輕的時候，她的頭很像喬恩瓊斯，這就很

易把她想像做一個憔悴的幸福大摩澤 (Bleed Dried) 按此爲英國神話中之理想美人 (譯者) 或一個憂愁的安琪兒，她的聲調很美麗，在晚年，當人們聽她說出下賤的語言，彷彿她真的出生於下賤之家時，她的聲音便更使人驚奇了，她對於音樂圖畫，都很愛好，但使她發生最大麻煩的特性，便是她太執拗，沒有一點支助她祈求獨立的意志力量。

在她很小的時候，她的母親便死了，當她長到在學校裏包飯的年紀，她的父親也死了，她于是出去替自己尋一點小小的進款，每逢假日，便與保護人住在一起，那些人在倫敦南部某地，有一間空無所有的大屋子，他們都是很堪尊敬的人，也許太堪尊敬了，所以就很難相信世界上真有這樣一批人，在早餐時候讀泰晤士報，很像另一類做禮拜，我的母親天生很羞怯，除了在她學校裏的一些人以外，幾乎她的唯一的朋友，便是那位堂兄弟，他因爲受過爵位，所以已經在藝術上成了名，她從學校裏跑出來，這是沒有用的，擠在城郊大屋子裏的那些人們，既不會可憐她，亦不會了解她，從課本上解放出來以後，她請求准予受訓上舞台，但保護人冷冷地答稱，沒有一個高尚的女士，會夢想到做這一檔事情的，于是她到了成年的一天，便走出大門，倚靠著約有一百五十鎊的收入，她獨自在倫敦住起寄宿舍來。

這些寄宿舍却很不吉利，其中早期的租客，可以分作兩類，一批是已經失敗者，一批是還沒得到失敗機會的人，兩者都可以分出很充裕的時間來追求我的母親，她那時一點不知道怎樣開始去做一個女演員，而她的溫柔吸引力，對於他們却是一種迷人的新奇，因為她的裝束恰與他們常常尋獵着的豔裝婦女相反，後來在這批信葛街的求婚者中，加入了一位學牙醫未成的學生，他身材頗高，頭髮棕色，一隻手有點畸形，心地鄙陋，而且善哭，我母親差不多從第一次會面起就討厭他了，但他却提出威脅，說如果母親不要他，他便跳泰晤士河，於是就訂了婚，可是我母親的堂兄弟，却從他已經取得了學位的北方大學下來，他問她是不是她真要與傑列結婚，並且告訴她，他自己亦很戀着她，她可不敢說真話，她含糊過去，在結婚以後不多幾天，傑列帶十二個朋友到臥房裏去，問我的母親正躺在床上，他便問：「我不是一個很幸運的人麼？」在那個時候，她知道她不但不要厭惡她的丈夫，她而且瞧不起他。

我於一九一〇年二月出生，我父親第二次去應考牙醫考試，又失敗了，失敗以後，他便掛牌做起無執照的牙醫來，地點我想是在利物浦，我們與他一起去，但並不長久，我母親不久就覺得做一個她所憎厭的男人之妻子，廚子和什麼都做的僕役，家裏又沒有收入，實在毫無樂趣，她便與一個

三等演劇團訂了合同，旅行英格蘭北部和愛爾蘭。當她在杜柏林務役時，她跌入了那個古怪傢伙湯姆的柔順掌握。非但如此，而且她是個聰慧的姑娘：一面且明其情，一面且當機不誤。

湯姆是一條船上的舵工，因為他那條船駛行的那天晚上，他睡過了頭，所以就留下在杜柏林了。我想他們的相遇是很偶然的，在一個酒排間。我母親早已有丁常進酒排間的習慣。湯姆勸她和他共飲一個晚上，他是一個身材高大而性情溫和的人，有一雙灰藍色的眼睛和一張柔軟、漂亮、的短髭，他很喜歡動物，並且幾乎常常幻想着以繁殖萬物，母雞或兔子而發大財的偉大計劃，他會告訴我的母親：「我不會失敗的，老小姐，我已把一切都弄好了，數字是不會說謊的。」我想他大概是太懶惰了，所以什麼事都幹不出來，許多黃金計劃，都一個一個地在無聲的洩氣中幻滅了，但取而代之以某種更自信的幻想。當湯姆與我母親共飲時，他已把一切計劃都弄好了，數目已算得清清楚楚，而且已算得清清楚楚，而且已算得清清楚楚。但湯姆亦有一副哭的本領，性情極佳，與人爭吵，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他輕易地勸我母親把他們那一夜的共處，延長到第二夜，一星期，乃至相惜白頭，她覺得可以忍受他，他的許多計劃之一，也許終能實現，而且他還能買下房子，所以他們就雙雙回到倫敦，旅費就是他那些只減不增的錢，租屋子的費用則由母親負擔。

你必須記得，這一切都只是我的回憶，實在也是母親的回憶，當我在孩提和暮齡時，她常在空閒時把她一生中的零碎故事，講給我聽，我好像從霧中看這些事情，霧永遠籠罩着這些神祕人物——我們年輕父母的早年行為，使他們成為傳奇中的人物，和希臘英雄及神道的動作一樣地遙遠而虛無縹緲。在這些傳奇中，有木偶一樣僵硬的幼小人物，走過舞台，不發出串木頭相撞之聲，那些把生命變成爲枯燥事實的理由與情形，有點失真了，所以我不能解釋或了解我母親的次一行爲，而只能敘述。在木偶中，有木偶一樣僵硬的幼小人物，走過舞台，不發出串木頭相撞之聲，那些把生命變成爲枯燥事實的理由與情形，有點失真了，所以我不能解釋或了解我母親的次一行爲，而只能敘述。在木偶中，有木偶一樣僵硬的幼小人物，走過舞台，不發出串木頭相撞之聲，那些把生命變成爲枯燥事實的理由與情形，有點失真了，所以我不能解釋或了解我母親的次一行爲，而只能敘述。

他們那一點點錢，已經用完，而倫敦萬所房租，還欠了好幾個禮拜，我幻想湯姆在最大的圈手椅內，顯然在沉思一個新的天才落下來，以能在三個不信上帝的世界全權取去靈魂財產，我會我見他很小心地開始。他一點一點地長大而對世界的人，有一雙大眼睛，眼裏有一種光。

「老小姐，你知道，我們這樣子終非長久之計。當然，在我的船回國的時候，我們就好好工作，是我們能等到那個時候嗎？」「不，因為計帳對帳，明天對土，計帳對土，預以數目，預以數目，預以數目。」

「我們不能吃西北風過活，」我見我母親說着：「而且即使我們能夠，孩子當然不能。」

「是的，還有一個孩子，可憐的小東西，」你知道，老小姐有很多入會說你真是一個出色的人。

的人。」

「當我晚上到『西端』，按西端等于我國杭州拱宸橋，上海四馬路，爲倫敦妓女區（譯者）去時，看見那些女人在拼命打扮，可是沒有一個值得我看一眼，然而她們却都像一隻玩手風琴者的猴子那樣賺着大錢，我常常懷疑，如果她們碰到真正的競爭者，她們將如何是好？」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噢，老小姐，如果一個男人能看到你，他那裏還愛看她們？」

但以後我就想不起了，在我，從濫污到娼妓間的距離，並沒有這樣大，我母親那控制不住的舌頭，已經使我熟諳了從年輕時起就作爲路天使的觀念，我是從舒適中等階級之肯定的（若非變活的方式）安全移下來的一個階段，但她只沿着離開安全慣例之路，走了比較小的一點歧途，突然以公開邀請的方式而在她脚前裂出的深淵，必已看來深無底，爲了勸服她跳進這深淵，一定需要多少無結論的談話，和多少極少掩飾的暗示，則我無從結想，但到末了，她的堡壘因爲她本人的羞怯與脫離自己家庭的感覺這兩點在內部作祟，而崩潰了，我很容易地想出他們討論的最後一段是如何結束的。